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祝你健康

(曲 剧)

王素秘 张定华等改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祝 你 健 康

(曲 剧)

[北京市艺术团演出本]

丛 深 厚 作

王素珍 张定华
徐瑜生 刘司昌 改編

北 京 出 版 社

1954年

封面設計：王瑞亭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編

祝你健康（曲詞） 下繁餘 張定仲 徐淦生 劉國昌改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07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5×110 1/32 印张：3 2/10 字数：37,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統一書號：10071·720 定價：(7)0.32元

前 言

建国以来，北京市的戏曲工作在党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戏曲的舞台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仅据北京市直属的几个戏曲剧团的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创作、改编、整理的剧目就有三百多个。其中不少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积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提高和推广，为了使较好的剧目得到更多的上演机会，为了和各省兄弟剧团交流剧本，我们特选择较好的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曲剧等剧种的剧目，编成《北京市戏曲剧目选》，用单行本分批出版。这些剧目，有许多是表现伟大社会主义时代我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以及新思想面貌的，也有一些是表现古代人物反抗侵略、反对压迫的斗争意志和优秀品质的，都具有较积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也较完整，并且都经过舞台实践的考验。在出版时，又经原作者重新修改。但是这些剧目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提高，希望各兄弟剧团给予帮助，使它们更加完整。

我们相信，这些剧目的出版，将会有助于提高我们上演的剧目；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优秀新作品出现，陆续选

編在《北京市戏曲剧目选》中出版和推广。

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选編工作难免存在着缺点，希望讀者提出意見，帮助我們改进。

北京市戏曲研究所

剧 情 簡 介

电机厂下线組青年工人丁少純，出身工人家庭，他从小是系着紅領巾、戴着共青团徽长大的。他工作积极、经常被选为先进生产者。但是，这个在許多方面都显得非常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在阶级斗争方面却显得稚气十足。他結婚以后，和小业主出身的岳母住在一起，岳母要按照她的资产阶级人生观来改造女婿。毫无警惕的丁少純，沒能够抵制住这种思想的侵蚀，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病毒的侵害，险些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但是，丁少純在組織和他父亲、同志們的帮助和教育之下，终于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与可怕，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一場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对一个青年工人的爭夺战，以无产阶级思想的胜利而結束。

剧 中 人 物

丁海宽——丁少纯的父亲，电机厂水轮发机电车间主任。

丁少纯——电机厂下线工。

丁 母——丁少纯的母亲。

丁少真——丁少纯的妹妹，电机厂吊车工。

丁爷爷——丁少纯的祖父，农民。

姚玉娟——电机厂保健站护士。

姚 母——丁少纯的岳母。

季友良——电机厂下线组组长。

大 刘——电机厂车间工会工作人员。

邵永超——丁少纯的连襟，水电部工程师。

女工甲——电机厂下线工。

青年男女工人

第 一 場

时 间 一九六二年春末，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五点多钟。

地 点 某工厂宿舍，姚玉娟家。

〔幕启。姚母在收拾背包和手提袋〕

姚 母 （唱“虞美人”，过門嵌字）

如今我跟着女婿过，
两口儿挣钱倒也凑合，
要想舒坦差得还多。
给他想点辙，全仗着我这个心眼儿活。
女婿打猎他的本事不错，
春天里野鸭子倒也多。
打来卖钱贴补生活。
一只两块多，瞒着他们我没敢说。

〔丁少纯上〕

丁少纯 妈！

姚 母 哎！回来啦？（看见丁少纯身着皮夹克）这夹克挺好的，
是谁的？

丁少纯 这是我们借来演戏用的。您都收拾好啦？

姚 母 啊，都收拾好了。你找什么呢？

丁少纯 我的钥匙找不着了，您看见没有？

姚 母 沒有啊！你別丟在外頭了吧？

丁少純 不會的，我從來不愛掉東西。昨兒晚上我明明揣在上衣的小兜里，今早到工廠一掏，已經不見了。會不會是玉娟拿去了？

姚 母 她拿鑰匙干什么！她拿了也會告訴你一聲，誰是丟在外頭了。別人撿了去趁咱們娘兒仨不在家，把東西搬完了，那可要了命了。你呀，你不會也像我這樣，把鑰匙拴在褲腰帶上？

丁少純 好，以後學習您的先進經驗。

姚 母 你快去重配把鎖吧！

丁少純 您先別著急，等玉娟回來問問她再說。

姚 母 噫！白問。快找找吧！

〔姚玉娟上〕

姚玉娟 媽！（對丁少純）喝，你倒先回來啦！

丁少純 玉娟，你拿鑰匙了嗎？

姚玉娟 在我這兒呢。

丁少純 媽，您看怎麼樣，是她拿的吧！

姚 母 玉娟，你拿了少純的鑰匙也不言語一聲。

姚玉娟 早上一忙就忘了。

姚 母 吓人一大跳。你……

姚玉娟 喝！至於嗎？

丁少純 怎麼不至於？過去我們車間就出過這麼一回事，也不知道是誰的一分錢，掉在一台四萬四的電機槽子里，事後也沒有被人發現。等那台發電機運

到了发电站，安装上，刚发了两天的电，那一分錢就在里面产生了渦流，烧坏了好几个线圈，后来返修了半个多月，才修好，給国家浪费了一百二十多万块钱呢！

姚玉娟 媽，我想起来了。我二姐夫来信了。

姚 母 来信了，說什么呀？

姚玉娟 他說最近出差到这儿来，要来看您。

姚 母 是嗎？那正好来看看你們，他还没见过少純的面呢！

丁少純 你二姐夫？是不是媽屋子里摆的那张像片里穿着西装照像的人哪？

姚玉娟 就是，我真不願意让他看見咱們。

丁少純 怕什么？

姚玉娟 （唱“百忍图”）

人家是水电部的工程师，
讲究穿戴很整齐。
像样儿的衣裳你都没有。

丁少純 （接唱）

有啥穿啥怕什么的！
何况是至近的好亲戚，
又不是接待外宾讲究礼仪。

（从柜上底下双筒猎枪来擦着）

姚 母 （接唱）

他穿着皮夹克就不离，

比那个人造嘢嘅透着神气。

丁少純（接唱）

这是借来的，为了演戏。

姚 母（接唱）

多借几天没关系。

跟人家說說緩緩期，

你就說咱們家来了亲戚。

丁少純 那人家就不穿了？

姚玉娟 少純，你試試这套衣服！（解开包袱）

丁少純 誰的？

姚玉娟 我們保健站徐大夫刚买来的。

姚 母（摸衣服）

（接唱）

哟！这可是上等的毛嘢嘅，

顏色又好又仔密。

玉娟想的可真周到，

借来这套正相宜，穿上也好見亲戚，

比这个皮夹克还更神气！

姚玉娟（接唱）

人家是沒上身的一套新衣，

哪能够借来等着会亲戚？

我借来給他試一試，

丁少純（接唱）

試了半天是人家的，

买不起，也白提。

姚玉娟（接唱）

試一試样子也不算多余。

来，你穿上看看。（給丁少純穿上）媽！您看他穿着多合身儿啊！

姚 母 哟，可不是嗎！

（接唱）

就像是給他量体裁衣。

丁少純（接唱）

这玩意实在透着高級！（照鏡子）

姚 母（接唱）

少純的身量真四称，

宝雕鞍，配良駒。

丁少純（接唱）

是比夹克更神气。

姚 母（接唱）

敢情！这么一穿可够个工程师！

丁少純 哈哈！又給我提了一級。（正了正設想的“眼鏡”，表演起来）
嚟——关于这个設計方案嘛……我是这么考虑的……

姚玉娟（正要給他比量褲子）你站好！

姚 母 这一套多少錢？

姚玉娟 一百四十八。

姚 母 哟，好便宜呀！

丁少純 哎哟，我的媽，还便宜？

姚 母 可不是便宜唄！这一套能穿半輩子。

丁少純 是嗎？还有什么优点？

姚玉娟 优点多了，漂亮、大方、結实、不爱髒、不起折儿。

丁少純 好！訂它个五年計劃，鬧它一套穿。

姚玉娟 (蹲在地上，仰脸和丁少純商量)你不会跟爸爸說說，让他給你买一套？

丁少純 我才不去找挨剋呢！

姚 母 你爸爸那人真够小气了，就你这么个儿子，結婚的时候都沒給你做身好衣裳，他一月掙一百多块，你妹妹少真还能掙錢。他們爷儿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留錢干嗎？还想买房子置地呀？

丁少純 你們不了解情况，他根本沒有富裕錢。

姚 母 沒錢？我才不信呢，錢都哪儿去啦！

丁少純 都在小柜里鎖着呢！两千多块。

姚 母 看看，我說少不了嘛！

丁少純 公債券！

姚 母 啊！你看这人多隔路！存点儿什么不好，单存公債！(感叹)哎，你們結婚也是沒赶上好时候噢！要是玉娟他爸爸活着那嚒，老闺女出閣，怎么也得給你們一人做一身毛料子衣裳。

姚玉娟 (厌烦地)算了吧！媽，您又来这一套了！

姚 母 是，小姐，咱們不提这个。毛料子衣服还有卖的嗎？

姚玉娟 刚才我去商店看，就剩两套了，卖的可快啦。

丁少純 好家伙！真有有錢的呀！

姚 母 少純，你要是喜欢，就买它一身穿。

丁少純 拿什么买？

姚 母 想办法呀，我这儿有一百块钱，再叫你爹給湊五十。

丁少純 (惊讶)您哪儿来的这么多錢？

姚 母 你就別刨根問底了。

姚玉娟 真的，媽：您到底哪儿来的錢？

[姚母笑而不語]

姚玉娟 啊？告訴我，媽！

姚 母 告訴你，都是你女婿掙的！

丁少純 (愕然)我掙的？

姚 母 哈哈！我的傻閨女、傻女婿哟！

(唱“关东腔”)

全仗着少純你的枪法好，

每礼拜出去打野鴨。

打来的除去吃的我全留下，

交給玉娟三姨媽。

她沒事挨門挨戶挨戶挨門去会主儿，

一只鴨子两块八！

姚玉娟 (一驚)卖了？

丁少純 (惊)您……

(接唱)

我打猎为的是练枪法，

哪能够拿它換錢花！
这么一來可不像話，
把工人的臉面丟到家！

姚 母 工人也得過日子不是？過日子也得花錢不是？沒
錢也得受痛不是？

丁少純 有工資嘛！

姚 母 工資？哼！

（接唱）

我實話對你說了吧，
哪月的工資也不夠花。
多虧你把鴨子打，
貼補日月兒才不抓瞎。
這有什麼不像話，
明來正去怕個啥！
省吃省喝積攢下，
換件衣服算個啥！

丁少純 （接唱）

爸爸知道漏子大。

姚玉娟 （接唱）

同志們知道更得碰！

姚 母 （接唱）

我一直瞞着你們倆，
怕你們臉上臊不搭。
萬一有人說閑話，

有什么漏子就推給媽。

姚玉娟 (望着丁少純) 这可……

丁少純 (眨巴着眼) 那就……

姚 母 (接唱)

要依我說拉倒吧，

你們就装睜眼睛。

全都吃了也难消化，

不如換点零錢花。

得了，別瞎耽誤工夫了，快去看看我給你撿的背包
还拉下什么沒有，晚上还得打鴨子呢！

〔季友良上，一手提着炒菜的大馬勺，另一手端着一个小桌子抽屉，
里面装着焊錫錠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鉄架。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
但补綴整齐的藍制服〕

季友良 姚大娘：(对丁少純、姚玉娟) 你們都在家哪？

丁少純 友良，你还要实验哪！今天是星期六，你怎么不去
找少真玩一玩？我妹妹可要生气了！

季友良 別搞乱。少純，保证你过个最愉快的星期六。

(从抽屉里一件件地往外拿东西) 你看！我弄来这么一大
块焊錫，又白，又肥，抱着。(把錫錠放在丁少純胳膊上)
我又做了这么多餅头套的模型，够咱俩实验一整
夜的。这儿还有工艺科給我的参考資料……

〔姚玉娟走进內室〕

姚 母 友良，今天我們少純可不能跟你摆弄焊錫，他还
要去打鴨子呢！

季友良 姚大娘，少純要是少打几只鴨子，就能換來很多很多的錢！

姚 母 少打鴨子倒能多換錢？

季友良 您听我說呀！

（唱“云蘇調”）

我們做併头套挂錫方法新試驗，
要是成功，經濟價值很可觀。
大大提高電機質量還不算，
加速效率，生產任務能提前。
發電機停電的次數能減少，
每台發電機要少停一天電，就等千多生產了
十萬多塊錢！

姚 母 （接唱）

噢！這麼說能劈給你几万！

季友良 （接唱）

不用劈，都是我的，也都是您的，咱們大家
都有一份在里边。

丁少純 咱們組的新任務下來沒有？

季友良 定了。新安江電站的那台大型發電機交給咱們組
下線。

丁少純 （振奮）真的？

季友良 剛才你爸爸正式通知我的。

丁少純 （歡呼跳躍）嘿——這可太棒啦！七萬二千五百瓦！
那多夠意思！